

[序与跋]

留住岁月

——吴文生《琼崖尽是春》序

□ 武进群

有一种东西叫岁月,年岁越长越知道这东西的可贵,岁月留不住,留下的只有看不见的记忆。相机是一种能还原岁月的工具,能将我们拽回到历史的那一刻。

这本画册《琼崖尽是春》,是吴文生花费六年时间,数十次登上运5B型飞机,从不同角度展现的海南之美,更是摄影家吴文生收藏的琼崖岁月。

我有幸参加了这本画册的整理、编辑。这是摄影家吴文生航拍海南画册的续集,如果说《椰城鸟瞰》是他的处女作,那么这本《琼崖尽是春》就是他的得意之作。要比较准确的解读一个摄影家作品所表达的意境,一定要先认识摄影家本人。

我认识吴文生是1988年海南建省初期在儋州采访的日子里,那时我刚从吉林来到海南,加入到升格为省委机关报的海南日报行列,满怀激情的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海南开发和社会发展的进程;而那时他担任儋县第一镇那大镇副镇长,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他端着相机走街串户,用镜头记录着他所感兴趣的人和事。不久,他当上了儋州摄影家协会主席,数次邀我去儋州讲课,把儋州的摄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;后来,他又担任了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。文生很会团结人,在省摄协共事的几年中,给班子成员留下了美好的记忆;不同的岗位和共同的使命将我们捆绑到了一起。后来我们一块去山西壶口拍摄过“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”;一起去北京参加过著名艺术摄影大师陈长芬《长城史诗》大型影展开幕式,并应邀到长芬老师府上做客,观赏长芬老师的航拍大作、新作;长芬老师长期在中国民航总局工作,圈内称他为航拍第一人;他的作品气势磅礴,极具震撼力,对刚刚入道的文生促动极大,那时起,他就萌生了航拍琼崖宝岛的念头。

文生有很强的公关能力。先说拍摄“神六”,那是2005年夏初,装备部一位首长来海南考察文昌发射基地后,省领导邀请文生一起陪同首长考察儋州,他借机透露了很想拍摄“神六”发射的愿望,首长也是一位性情中人,“文生,你先给在座的每个人敬两杯才说。”话音刚落,他给在座的22人全都敬了,两瓶白酒全喝光,后来他是怎样回到家自己全然不知。军中无戏言,这位首长深深理解一位摄影家的要求,不但如愿让他于2005年10月拍摄了“神六”发射,而且于2008年9月又通知他拍摄了“神七”升空,文生就是文生,一条好汉,这两瓶酒喝得真值。他拍摄的神六发射雄姿照片,不但第一时间见诸海南日报头版,且在全国新闻摄影评选中还获了奖。

文生是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,对宝岛这块热土和淳朴善良的民有着深厚的感情,这也是他下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拍摄美丽宝岛的精神支柱。

翻开《琼崖尽是春》这本沉甸甸的摄影画册,一幅幅精美的作品会吸引着他的眼球,促使你不得不一口气从封面读到封底。摄影家吴文生航拍的的作品,不论是现代化城市建设风貌还是原始的田园风光;不论是锦绣河山还是水库大坝;不论是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还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;不论是繁忙的港口码头还是绿树掩映中静谧的村庄——每一帧作品都凝聚着他的心血。你瞧:海口在变,三亚在变,博鳌在变,儋州在变,整个宝岛都在剧变中——总而言之,通过这本画册,会让生活在这片热土的人们更爱海南,没有来过宝岛的人想来海南,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海南省委、省政府下大力气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重要性。也完美的实现了文生的宿愿——为国际旅游岛建设尽上一份力,也是这块热土养育的拳拳之子对母亲的最好回报。

数个村寨,农场象天上稀稀落落的星星撒在方圆90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,无数条溪沟、河流纵横交错,象人的血管密布在这片大山之上,一条灰白色的弯曲的山路把那些村寨和农场串联起来,象夏夜里北斗星的图案。没有公路,没有电话,山里人的所有生活物质和信息都要通过这条小路来输送传递。

但我们的同事,黎族,年纪四十有五,叫王健,但同事们都亲切地喊他“健”,甚至有有时开玩笑用黎族语对着他高声叫唤:健、捞比(喝酒的意思);健、捞比。这时,他知道同事们在和他开玩笑,便笑眯眯地,缓缓地,认真地给他们回答:来呀,今晚到我这来“捞”!他的唯一爱好就是喝酒。

他初中没有毕业,原本是老家村里的一名青年民兵,因为那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,派遣数名特务从天上降落到那片山林里,上级组织数万军民上山围剿,他报名参加,并冒着生命危险连着一名特务,立了大功。于是,上级部门给他隆重的表彰奖励后,还特别安排来邮局工作。他说:当邮务员、话务员需要懂好多字才行,咱干乡邮投递吧。于是,他的一干就是25个春秋。他热爱那片属于他投递范围的90平方公里的高山大岭,热爱那北斗星图案的投递路线。他知道那片山林给了他命运的转折,没有那片山林便没有他幸福的不解之缘。他和那片山林朝夕相处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他每天要绕着这片大山的北斗星图案跑一圈,去到每一个村寨、农场,把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及党报党刊送到这片大山里的人们。他们常常和我谈,大山里的人每天都盼望他的到来,只要听到他的单车铃声,

[岁月山河]

北港,那个幸存的小岛

□ 王润华

跟着阿夏,我有幸第一次踏上北港,一个神秘的小岛。这是个地图上找不着的地方,就像阿夏一样,是个淳朴的、默默无闻的海南姑娘。人们也许不知在北港,一个海南的无名小岛上,曾发生过旷世罕见的大自然奇迹——瞬息间沧海变桑田,就像美国大片《后天》里极其壮观的虚幻景象。在这里,却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,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
历史记载,明万历年(公元1605年7月13日),午夜,由于地壳运动,琼北大地震,一百多公里陆地沉陷,有72个村庄沉入海底。地点就发生在北港与铺前镇之间。北港岛原先与陆地相连,瞬间变成一座孤岛,成为这次大地震唯一幸存的岛屿,在北港与铺前镇之间,原先繁华的街市瞬间变成一道美丽的海湾,在这千米海湾下面,便掩埋着那72个村庄。严格地讲,并不是掩埋,而是静静地慢慢地沉入海底深处,成为一个寂静的“海底村庄”。在海水退潮时,尚能看到古耕地的阡陌纵横,古村庄的废墟隐约可见。为此,许多人来到北港,寻找幸存的村庄遗址,在

海边徜徉,凭吊沉沦于海底的古人,就像寻找久违的故人,思古之幽情绵绵不绝。这神奇的“海底村庄”竟给人们留下无尽的忧思、猜想!女儿正在英国攻读地球环境博士,她对此发生了极大兴趣,无数次追问:“真的有海底村庄吗?还有幸存者吗?”

为了她远在大洋彼岸的追寻,我才有了这北港之行。北港,就是这旷世罕见灾难唯一幸存的村庄,一座孤岛,面积仅有2.5平方公里,小四面环海,海边环绕着白色沙滩,海水十分清澈,能看见水中的小鱼和螃蟹。我忍不住脱了鞋,踩着涌来的海浪、沙滩,柔软的细沙裹着我的脚,海水在脚面缓缓流过,像回到大自然温润的怀抱,令人陶醉。中午,便在阿夏家里歇息。她家有一座老房子,门前的竹林节杆十分粗壮、苍劲,像渔民的臂膀,一节一节突起、开裂,虬劲的根须盘绕,在地面中突起,像渔民的脚趾用力撑开,牢牢地抓着这块土地。阿夏的爷爷、阿爸,和小阿哥世世代代都是渔民。阿夏说,她在这片竹林下出生、长大,竹林的岁数有多老,她也

不知道。我们在竹林边的吊床上摇荡,任海风吹拂全身,汗气顿消,透心的舒爽、凉快。

阿夏的小阿哥带我们去海上钓鱼,船就飘荡在埋藏着海底村庄的海湾里。海上能看见铺前镇的街道,那是千年古镇,是海口通南洋的重要通道,遗留着几里长南洋风格的白色骑楼,骑楼有精美的雕饰和阳台,不论刮风下雨,街上的游人可以安然行走在骑楼长廊里,这骑楼经历了百年风雨沧桑,烟熏火燎,已经斑驳不堪,它是下南洋的华侨用血泪铭刻的足迹。从铺前镇的繁华,可以想见当年海底那72个村庄的田园风光、文明富饶。阿夏的小哥独自在这无边的海上驾着一叶扁舟,沉没在海底的古人便默默与他相伴,他也许听到了海底深处的呼吸,海底母亲和孩子临别的喃喃细语,他的沉默使我感到神秘,似乎心中藏着那永恒的古老的秘密。他是个敦实的汉子,大约三十八、九岁,我们,问着他不说话,大概笨口拙舌,不习惯跟陌生人打招呼。上了船,他脱了汗衫,赤膊,露出古铜色的宽肩阔背。开船时,

见他转身轻轻一甩,解开缆绳,那几丈长的粗绳竟像姑娘的辫子一样,在空中划了个弧线,乖乖的盘在船尾。船向大海驶去,大海,那小哥不经意甩动缆绳的画面,潇洒的荡漾着,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也许是一起钓鱼的缘故,小哥终于告诉我,海水退潮的时候,他曾去寻找海底村庄。“你找到了吗?”他点点头:“有啊,好大的村庄!”“有什么?”我兴奋起来。他说,他触摸到了石板棺材,墓碑……石水井,还有糯米石……“还有呢?”我穷追不舍。他说:“有住宅墙基,还有贞节牌坊”“上面有字吗?”“看不清,密密麻麻爬满了海藻,生蚝……有石桥跨在河道两边,海里是有一条河沟……”他想了想“对了,有戏台,古人是唱戏的,“唱琼剧吗?”

他笑了,说:“半夜能听到拉琴声,断断续续,听不真。”

啊!太神奇了,夜深人静的时候,能听到隐隐约约的丝竹声,伴着涛声飘飘渺渺,在北港岛的夜空萦绕,搅扰着人们的酣梦。

[心窗小语]

读你

□ 尚刘沁书

夜,灯火零星,我走进你的睡房,暖黄的灯光下,你正手捧一本书半躺在床上,细细品读。大概是读到困惑之处,连眉头也微微皱起。此时的你褪去白日的锋芒,显得温和而安宁。我望着你有些发怔,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,我还是难以读懂你。

你是任性的孩子,有个难改的坏脾气。心情高兴时你对我无比亲昵,叫着我的乳名,对我又是何等亲。心里窝火时,你仿佛要与全世界为敌,而我便成为了你狂风骤雨般射下的牺牲品。然而当我还在为莫名其妙被当成枪靶感到愤慨不平,你却却已然忘记了几秒前的行径,又若无其事的亲昵地唤起我的乳名。每当此时,纵然我心中再委屈也只能无奈地笑笑,我想就算是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,也未必能准确预报你的心情。

都说女人如水,纵使你阴晴不定也仍有如水般感性的一面,你从不吝惜眼泪。电影的感人场景,书中的动人片段都能让你红了眼眶。你极易真情流露,却并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。我想“质性自然”便是对这样的你最好的诠释,你热爱摄影,喜好用镜头记录下美好的一切。你以细腻独特的视角,捕捉每一个触动画面的画面,你自己也常出现在照片中,那些照片光影变幻,不变的,是你婀娜身姿,如花笑露。

可生活不似照片,只存留单薄、温暖而美好的画面。在父亲刚病倒之后的那段时间,我放学回家,打开家门便看到你无力地躺在沙

发上,眼睛红肿,面色憔悴。你将头靠在我的怀里,轻轻地,用唧唧的声音不停问着:“怎么办,该怎么办?”我想此刻你的内心一定充满彷徨与无助。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那么自信与明媚照人,而在那一刻你飞速老去,如同落花般褪尽所有颜色。那使在工作中你披荆斩棘,所向披靡,但你毕竟只是一个女子,你需要宽阔肩膀,需要有人能与你共同撑起一片天空。如今,这片天空倾斜了,你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支撑,你疲惫不堪但也愈发充满力量。如果不是这磨难我也不会看到你的坚强。本以为你会一直消沉下去,可是你却奇迹般恢复了昔日神采。年轻时你便是充满灵气的孩子,生活的磨难并未让它消失殆尽,相反,它散发出珍珠般温润而迷人的光芒。

你擅长用文字表达情感,质朴的语言却能让文章鲜活生动。每一个读过你文字的人兴许都会有所触动,这或许正是因为它们容易读懂,容易引起心灵的共鸣。而你却常常让我困惑,你总是对我唠叨,但也告诉我学着把生活过得简单些;你时常数落我的过错,但依然喜爱在夜里拥着我入睡;你三天两头如孩子般对我撒娇,但把所有的难处都往心里咽。

你我共同读过许多书,一起品评过它们内容的优劣,每一个共同持有的观点都让我欣喜雀跃。如今,我只想读一读你,读你,一个任性的孩子;读你,一个感性的女人;读你,一个坚强的母亲。你的美丽有千种,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

薯、鸡薯、黄心薯诸种。苏东坡云:“海南以薯为粮,几米之十六”。小时候,我去孟家祠堂读书,裤袋里鼓着充饥的番薯;上海棠园中学,我那寄客的午饭碗中参半的是薯粉;考取了自治州师范学校,顿然山高路遥,但肩头上扛着一袋番薯粉。直至毕业分配在州府,妻子上城团聚还到黎山坡垦荒,种上二、三亩番薯,一来以薯混吃,二来割藤喂猪,增加经济收入。

如今,改革开放后的农贸市场,商品琳琅满目,物质丰富了,番薯不再是人们的生活粮食了。随着社会的进步,我也读懂了“天地氤氲,万物化醇”之哲理,常常怀旧那些原汁原味的野菜果蔬。最近,报刊披露:日本将番薯列为抗癌28种果蔬食物之榜首。我国老年医学研究会通过对长寿地区调查,发现了以薯为主食的平均寿命居全国前列。读之,我对番薯更加情有独钟。我携孙去开心汤姆玩耍,她饿了我就给她买新潮时髦的一纸袋熟薯。我的女友去喝茶;常常就买一、二条条热烘的烤番薯,以茶相送,慢慢地品尝了它的隽永……

推车便可过河。遇到雨天,尤其连续暴雨,河水暴涨,水深数米,无法过河。照理,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事件投递是允许延时的,但我的同房一健,他为了按时投递,为了河那边盼望着他每天到来的人们,他站在河边,望了望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天空,望了望洪水怒吼的百米河床,沉思片刻,毅然打开了“葫芦邮包”,将信报放进“葫芦邮包”里,接着又脱下他那部手机,连同那小瓶酒一起放入“葫芦邮包”内,然后,头顶“葫芦邮包”,缓缓地向日浪翻滚的河心泅去……

夜晚再次降临,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人们的心头。当人们安慰着他那泪流满面的爱人的时候,当他蹲在我俩的房门前低头无语的时候,我的可爱的同房——健,在黑暗中,突然裸身赤足出现在门口,他身上除了裤衩,一丝不挂,神情疲乏,嘴里不停地念叨:我回来了,回来了。顿时,悲伤的空气立刻散去……

原来,他的“葫芦邮包”被上游冲下来的木头撞碎后,整个人没入河底,接着被洪水冲至下游数公里外,遍体鳞伤,后来幸运飘到了河边的树枝,爬上岸后,忍着伤痛和饥饿,翻山越岭,徒步整整一昼夜……

自从他爱人那次来后,自从他那次遇险后,我再也没有搬回去和他同住,后来组织考虑他家属来去方便,同意他单独一人住。不久,我调往省城,一晃十多年过去,后来听说他得了许多荣誉,县里的、省里的先进个人工作者,全国劳动模范,等等。如今,他也许已经退休了?回老家了?每当在影视上或菜市场上看见葫芦瓜,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他的“葫芦邮包”,便想起他的点点滴滴。

[人生况味]

心清闻薯香

□ 孟允云

午后茶回住宅,只见妻子高兴地端出了蒸熟的紫心薯,说什么吃薯薯能够降低胆固醇,延年益寿,我“重温旧情”的又吃出了心清闻薯香的韵味。

据《崖州志》记载:番薯原产南夷,明朝辗转至我国的东南沿海。番薯蔓延易生,割其藤而种之。忆往昔,我们十所村孟氏人家的薯园位于村东沿三角坡青山脚。每当“豆春去”,只见父老乡亲搬去“满头”的八月豆秧,赶时令的犁耙整地,筑垄打沟,施粪土杂肥以及腐烂的飞机草,等候“薯春来”种番薯。

晨起,蒙蒙亮的屋檐下,母亲与姐姐将斜下的薯藤装进竹织箩筐,在里面洒些清水,斜阳时分便挑去薯田,晚晌,她们用左手臂挟着

薯藤,右手抓起一段段摆放畦沟,同时用右脚趾头泼土掩埋,踏实,垄沟便只露出五寸见长的藤头。因了藤蔓有很强的生命力,只需一个多月,倘若你到薯园转悠,便能见到粉嘟嘟、嫩柔柔的紫红小喇叭花蕾,沐浴着阳光雨露,油灿灿地开放得满沟满垄了。

乡人告诉我,薯花在田野风里摇曳,恰是垄里根茎结薯之时。当一茬又一茬花蕾绽放了谢了,其垄畦内幼薯由小变大,如拳、如瓠,拱拱了上。“翻番薯”那天,当大人割藤蔓之际,我们小孩子就在园埂挖坑窖,捡拾枯枝败叶燃烧,寻觅畦垄裂缝处扒挖番薯投入火坑煨烤,尔后,盖土焖熟,给辛勤劳作的家人送去了薯香。

古崖州人曰:“翻番薯”,意思是:犁拆垄畦两旁的泥土,然后犁翻薯根头,让番薯翻卧土层,历历在目,尔后家人不亦乐为地把番薯收聚几堆,慢慢摘取装篓,一牛车、一牛车拉回家堆积檐前廊间。鸡吃、狗吃、猪吃、孩子也吃。

在那缺粮的苦涩日子里,番薯的确是养活了多少穷苦的百姓。因此,每到收获的时节,乡下人以“积薯防饥”作为糊口养家的对策。晚上,他们选择鲜皮的且没有虫嚼咬的番薯切切成片,撒在屋前的空地上暴晒。几天后当薯片变皱、变干后捣碎,贮存在大缸、罐子,且密封严实,一点儿不透气。家乡的番薯,有岭头薯、白薯、红薯、面

[浮世逸草]

我的同事

□ 林哈文

就奔走相告,把他当成一个喜讯降临的使者。那一刻,他的心也象吃蜜一样甜。

他骑的邮电专用自行车很有些年代了,油漆脱落,锈迹可见,但洗擦的光滑铮亮。我看得见他的车把上永远挂着一个老得掉牙的水壶和饭盒。车后载着两个邮包,邮包里还放了一小瓶酒,那是他的最爱。他跑这条山区邮路来回要150多里,30多个投递点。这条山区邮路他跑了25年,约跑了45万多公里,相当于绕地球跑了10来圈。投递信报120多万件,而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。

他的两只小腿上分别长着一块凹凸不平的拳头大的坚硬的肌肉,且青筋裸露。同事们说:健是用那两块坚硬如石的肌肉跑完地球10圈的。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,反驳着:健是用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跑完地球10圈的。他站在那儿,一言不发,只是笑笑。

一年冬天的夜晚,寒风凛冽,湖南发来一份“母亲病危急返”的加急电报,收报人是淹没在那片大山里的红星农场李聪收的。按照规定,次日晨报送不算延误,因为属于农村乡邮电报,而非城市电报。正准备上车休息的他,知道后对我说:我认识那人,场里

人都叫他李大哥,我得去。我说:黑夜独自进山不安全。他说:不要紧,说不准是李大哥与母亲的最后一面,人家急啊!于是,拿起电筒,带上电报,二话没说,骑上他那辆很有威信且十分尊严的绿色单车,冒着浓重的夜雾,冲进了那片黑黝黝的深山老林。黎明时分,当他回来敲门时,我方知电报已经送妥,并且用单车连夜将李大哥拉到县城车站,赶赴湖南。吃完早餐,他又象往常一样再次进山……

其实,乡邮投递比较简单,按址投递,签名盖章,不漏班跳点,服务热情周到即可。但是,它的艰苦之处不在于此,而在于终年孤身一人在大山里行走,翻山越岭,涉水过河,寂寞难耐。在他行走的那条山路的五分三处,有一块巨大的石头,石头后有一棵原始大树,枝繁叶茂,前面有一条小溪流淌过。他每天中午都在这儿歇脚,首先从邮包里抽出那小瓶酒,吮上几口,接着孤独地吃完车把上那盒凉嗖嗖的饭菜。有时太累了就在这块石头上躺一躺。由于这里人烟稀少,或由于饭菜的引诱,他不止一次看数条毒蛇从他的脚边滑过,并争抢他抛弃的菜渣儿,吓得他魂飞魄散,欲叫不能,欲跑不得……。乡邮投递的寂寞难耐,危险痛楚只

有他自己才知道。

在那个物质紧张匮乏的时代,我每天傍晚总会看见他蹲在灶口边,用筷子头夹着仅有两指大的咸鱼片,在红通通的炭火上细心烘烤,然后在我俩睡房的走廊中支一张小桌子,津津有味地喝起酒来。他喝的是当时市面最便宜的“桔子”酒。他说:不喝几两,那脚没劲,几个坡蹬不上去。他每次都邀我共饮,除个别时候请外,我总是找理由推辞,对他说:没什么菜呀!他说:咸鱼、花生米、东瓜汤,好菜啦!

那一年夏天,他爱人来看望他,我便主动让出房子,搬到单位会议室里打铺,打算等到他爱人走后再搬回来。恰巧支一天,狂风大作,暴雨下个不停,山体滑坡,江湖暴满,我对他说:你爱人来了,又是雨天,你在家好好陪陪,请几天假,让别人顶替几天班嘛!但他怎么也不同意,上班时,单车上还多带了一个晒干的硕大的葫芦瓜,瓜“内脏”已经掏空,瓜表面用网状的藤条套着。这是他用雨投过的过河工具。每逢下大雨,他除了带雨衣外,还要多带这个葫芦瓜。他自称是“葫芦邮包”。

他知道那条北斗星形状的路上有两条水流湍急的河流,平时水深至膝盖,赤足

[情怀深处]

回望原野

□ 王妮

家住的地方,名叫桐水坡。四周是寂然沉静的山坡,围成巨大的花边瓷碗形状。古老的村庄像正只倒扣着的精致瓷碗,轻放在这圆山坡正中。清澈的小溪是整个村庄的命脉,从村庄旁边蜿蜒而过,潺潺流向阡陌纵横的田野之中,田里庄稼茂盛地生长。

早年这一带遍遍缓坡颇为热闹。春来陌上花开,蝶蜂飞舞,村人长期有种植瓜菜的传统。一畦畦蔬菜,一垄垄的瓜豆,满眼碧绿,在交替的季节里茎叶荡漾。成片的青菜花在阳光下蔓延出一片金黄色,娇嫩得让人惊慌。种在水边的,却极有情致,微黄娇嫩的花,苍绿滴翠的茎叶,疏朗摇曳,倒有古典诗词里的淡淡婉约。网状的田地铺满绿意,劳作的人们穿梭其间,孩子们光着脚在田野里奔跑嬉戏。与大自然的无限亲近,是丰盛而盎然的生活。

溪边水草丰美,景致万千,堤岸景色倒映水中,明净而神奇。村人劳作归来,喜欢坐在溪边闲聊,洗濯手脚,消除疲惫。每逢集市,溪边便早早地聚满了人,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。女人戴着斗笠,挑着扁担,浸满了水的青菜花鲜嫩水灵,豆角和青瓜安静地呆在筐里。成堆成堆的瓜菜被男人们搬上了拖拉机,汹涌地向墟市驶去。老人和孩子则留在田间收拾残余的菜叶,或在田埂边割青草喂猪,趁着放弃的鸡鸭。老牛在水边悠闲甩着尾巴咀嚼嫩绿的青草。鸟儿的翅膀掠过浓浓的春意,在原野的上空寂寞无声地滑动。空气中弥漫着菜花淡淡的清香,追逐飞舞的蜂蝶在身边来回萦绕。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。古诗里的意境,很容易在这里便遇见了。

傍晚的小溪边,真是热闹极了。男人们踩着清凉溪水底下的鹅卵石,挑水到对面山坡的菜园里浇菜。女人们在水边洗衣洗菜。孩子们在水利里嬉戏打闹,或用纱网捕捉盲目地撞到脚背上的小鱼小虾,蜻蜓和蟋蟀也跟过来凑热闹。无限喜乐喧嚣与天地一体的溪边生活,是他们无忧的童年。

溪流里有永远也掏不尽的横着逃跑的小螃蟹,泼了水只会往石头缝里钻,但永远也藏不住尾巴的红尾巴鱼,黝黑牛蛙咚的一声从岸边跳到溪水里去。山坡上一年四季都有开花果熟的各种乔木,生长着各种鸟类和小动物,单是想尽办法捕捉它们,就让人觉得兴趣盎然,最终还能品尝到在火塘上烤出无上美味的佳肴美馐。野酸果,黑山稔,山黄皮,柑子,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果,更是令人垂涎欲滴。常常偷偷地跑到地里头,把挖来的小红薯,看着枝叶土块垒成的窑子里边烘烤来吃,放着风和灌木欢快地发出劈啪脆裂的声音,盼着烧红的热土块快点把红薯焖熟,那种滋味至今仍叫人回味。似乎整个童年,我们都在向原野和溪水捕捉它们,自然、亲切、小玩、玩伴,一切美好得如同梦境一般,飘飘恍惚却又很真实。

田野间那些喧宾夺主的丘丘坟莹,芳草萋萋,诡异神秘,也早已成为各种野鸟、野猫、黄鼠狼、蚂蚁、眼镜蛇的乐园。总想干点耍人迷时,惊动了里面的先人,跑出来把我们吓得半死。后来终究知道人死了就再也不会活回来的,胆子也就大了起来,乐此不疲地在旁边奔跑或跳跃,倒也平安无事,各自为安。子就这样在或喜或忧,或苦或甜,或梦或醒之中,犹如山间长溪,依然流去,又不绝而至……

心如此寂静温暖,热闹却不嘈杂的声音,常常交织在耳边,总是不愿去这样的时刻,总是想在耳边,总想在这些日子里的寂寞,总在不经意间,依风袭来。后来鱼贯而入的季节开始让我有点灼伤,幼小的心灵已有惆怅。

二月草芽长,三月菜花黄,四月樱草盛,野生的绿萝藤设衣没肺地恣意蔓延。田野里处处皆为景致,在微风的风里欢笑奔跑,是一景;在空旷的田里放风筝,是一景;在菜花田里朝着疾驰而过的汽车挥手叫喊,又是一景。这样的场景,不属于城市,不属于城镇,在我的故乡,一朝一夕,拖延至一生那么绵长而令人惆怅。

那时,总爱站在山坡顶上,眺望那遥远的,暮色起落的天际,心怀向往。很想知道那有些什么,是我们未知或未见过的。探究生命深处的玄机,亦是如此。当我们真正到达那里,看见的依然是深不可测的神秘,这是自然给予的威慑,寓意总是无穷无尽,谜底从不揭晓。

许多年后,我们在生命里细数着流年,不断地行走,不停地回望,总有一片熟悉的土地令我们朝思暮想,总有一种深沉的情怀让我们涕泪滂沱,浓烈的情如同血液般在我们的血管里流动,不曾有过片刻的停歇。对我来说,故乡的原野已经幻化成为一种意象,一种永远无法舍弃和分离的隐喻,就像家谱、祠堂、古柏,尽管在记忆里略显模糊,却无形中充满着神秘的力量,反复触动内心深处那根脆弱敏感神经,使自己倾听到心底真实的声音。

或许,每个人心中都留存那样一片宁静的天地,离土地更近,离自然更近,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,对世间保持着微小而超脱的距离,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,亦不到不了,剩下的便只有怀念。